

铁锅土灶熬煮的岁月

□卢海娟

从前,乡下的房子没有客厅、厨房、卧室之分,有的只是里屋与外屋。里屋打南北对面炕,吃饭睡觉,盥洗缝衣,会客打牌……各种活动都可以在炕上进行,每一铺炕都连接一个土灶,土灶上置铁锅,做饭做菜炖猪食,蒸干粮煮饺子炒酱引子——所有的食物都由土灶来加工。

土灶与火炕仅一墙之隔,一个据守在外屋,一个成了里屋的贵族。外屋一般都居于整个房子的中央,外屋门即是房门。过去的房子,一进门便是两个土灶,为了保暖,门对面的墙上只开一扇小窗或是根本不开窗,因此外屋总是黑漆漆的,尤其是冬天,室内外光线差距非常大,去陌生人家,常常一不小心便一脚踏入灶坑里,就算没有摔倒,柴灰和火星飞溅,也让人狼狈不堪,倘蹭到灶门脸上,长年累月烟熏火燎积下的油黑的柴灰还会把脸孔衣裤染黑,赠个大花脸弄个大花衣,就更让人哭笑不得。

没有人会烧砖,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天然。灶和炕都是用土和石头砌成的,石头是山上挖出来的,或是河里淘出来的,土是当地的黄泥,拌上用铡刀铡成寸把长的羊胡子草,我们称之为“羊就”,用这种黄泥砌灶,结实又坚固,如果有损坏处,只要加一点水把破损处润湿,再用同样的黄泥抹一遍,新旧可以毫无罅隙地结合在一处。

用石头砌灶,需要随形就势。乡下的爷们天生就是泥瓦匠,唯一的工具就是泥抹子,有的连这个工具也没有,就用锅铲子来代替。把石头堆叠起来,大小石块的咬合,不同角度的对接,加上黄泥的填补,最终,石头藏起了形迹,四方四方的灶台砌起来了。

留灶门是关键。灶门小了,会不断续柴火,麻烦;灶门大了,要燎烟。灶门的大小没有统一标准,粗糙的爷们难以做精细的活,粗豪的娘们也不喜欢小灶门。定下灶门的位置,用两块相对平整的石头砌在两侧,估量一个高度,两石之间横上一块厚铁板做支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那一方空自为灶,灶门。土灶做得怎么样,主要看灶坑门脸,灶坑门大小合适,门脸的泥抹得平整,烧火时既能加入足够的柴火又不会燎烟,便是上乘之作。

继续向上砌到锅台,最后把锅安上,土灶就算砌好了。此时还不能把锅沿四周用泥封好,要点把火试一下。如果火苗呼啸直奔炕洞,烟更是跑得无影无踪,则大功告成;如果火苗舔灶门,烟也从灶门窜出

来,则要适当修改:或是把灶门上的铁板放低些,或是把通向炕洞的“喉咙眼”垫高些,烟向高处走,灶门的高度不超过“喉咙眼”的高度,砌出的土灶才“好烧”。

十二印的大铁锅,直径已接近一米,再加上半米左右的锅台,乡村的土灶大多砌成一米半见方,高度达七八十公分。一年四季,一家人的饮食与取暖,全都来自于土灶。

土灶就砌在房门口。倘若有东西两个里屋,土灶也便一边一个,不过,砌灶的时候灶门的位置要做细微的调整——灶门不能和灶门正相对,否则,一家人就会吵嘴斗气,不得消停。

绕过土灶,外屋与里屋相连的那道门叫“过道门”。屋子里有对面炕的,过道门里侧还有一个土灶,从前孩子多,两间里屋都是对面炕,这样,外屋的四个角就各有一个土灶,后来,年轻人嫌屋子“挤巴”,加上计划生育一家只有一个孩子,里屋也就只保留一铺炕了。

大多数人家都是三个灶,三口锅,一口锅做饭,一口锅熬菜,还有一口锅炖猪食。锅是大铁锅,锅盖是纯木头的,或是林秸的,锅铲、勺子都是从当地的铁匠铺买来的,刷帚是自家种的刷帚草轧制的,水瓢是葫芦切成的,这些东西不用时都放在锅盖上。

煮粥焖饭蒸馒头,贴饼子淋片儿汤烙黏火烧,炒瓜子烧开水炸面果,呼酱熬菜馏小豆腐,炖鸡煮肉擀汤子……大铁锅无所不能,熬菜时,锅沿上还可以贴一囤苞米面干粮,或者放一个人字形木锅叉,蒸一盆米饭,锅叉上铺上秫秸帘子还可以溜剩饭剩菜,馏干粮——各种各样的“一锅出”让贫瘠的岁月也曾异彩纷呈。

铁锅打着我们的一日三餐,把炖紫嫣红煮通,喂饱我们饕餮的眼睛和饥饿的肚肠。灶坑则是另外一个食品加工点,给我们提供数不尽的风味小吃。

灰火里烧土豆、烧地瓜,我们从冬吃到春。烧苞米是夏秋季节的主打——去园子里掰几棒新鲜的苞米放到炭火上烤,炭火暗淡,便拿秫秸帘子用力扇,扇得柴灰四起,母亲大声吆喝制止,苞米在火炭上虚张声势地叫嚣、炸响,喷香的味道直抓鼻孔。把烧熟的苞米从灶坑里捞出来,急不可耐地啃一口,那个香甜,烫得丝丝吸气也在所不惜。

烤麻雀时,要先把小东西扔到火苗上燎一下,烧掉麻雀身上的毛,然后,撕破肚皮,摘取内脏,撒上一盐花,那是难得的美味,记忆之中,跟弟弟幸福地分吃一只麻雀,也只有那么一两次。

夏天是要出点汗的

□崔立

张曦是我的房客,也算我的小朋友。

说房客,是来自异乡,张曦租了我的房。说小,是他的年纪,比我小上一轮。大学毕业,张曦开始摇摇摆摆地,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企鹅寻找前行的路。

沙发前,坐着我,也坐着张曦。跑了一天人才市场,张曦抹了把汗,说:“哥,这工作真不好找啊。”我俩一见如故,短短几天,已无话不谈。

我说:“加油吧!”初夏的天,早早亮了。张曦早早起床,继续游走于各个人才招聘市场,每次回来,都是一脸满头大汗风尘仆仆的样子。

张曦说:“哥,这求职的人咋这么多,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的,我看到一家民企普通文员的岗位,都挤满了求职的人……”

张曦说:“哥,我今天走得晚,看到一个面试官,在翻桌上的简历,边翻边扔,几乎是翻十张扔九张,一个收垃圾的老太太,收了满满两袋的应聘简历……”

张曦又说:“哥,你说,我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这工作也实在太难找了。”

我笑笑,又说:“加油吧!”所幸,一个月后,张曦找到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张曦应聘的是文案,入职的却是推广。底薪+提成,看业绩说话。

张曦说:“哥,要不我试试吧?”我笑笑,说:“好。”

麻雀蛋很容易找到,但放到火上一烤,就炸裂、碎掉了,不知是谁的发明,说是可以放到葱叶里烧,我找到最大的葱叶,本想把麻雀蛋塞到葱叶里,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成功过,麻雀蛋总是那么娇气,轻轻一推就碎到葱叶里了。

据说,烧鸡蛋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就会崩、会炸,要用一张纸,浸湿,把鸡蛋裹起来,埋在灰火里慢慢烧才行,可惜鸡蛋是我们家唯一的副业收入,要卖掉换油盐酱醋的,所以我一次都没有吃过。

朋友还烧过刺猬,在山上遇见刺猬,用棍子一戳,它就窝成一个球,然后用袋子装回家,用黄泥裹上,放在做完饭的灶坑里烧,等烧熟后把泥一磕,刺跟泥一起拔下来了。孩子们抢着吃,大人也忍不住去尝一尝;那时候没油水,吃刺猬感觉很解馋。

杀猪的时候,孩子们把沙肝穿到杏条棍上,放到灶坑里烤,放一点盐面就行,原汁原味的香。

干了一天的农活,自家的爷们要喝酒也是在灶坑里解决,在炭火上架小铁架,用锡壶温酒,或者直接把锡壶埋到灰火中。

巧手的爷们会用铁丝编一个火帘子,上面烤黏火烧,烤土豆片地瓜片,还可以烤辣椒做酸菜的作料,烤咸鱼就大饼子,火帘子让食物与火之间有了一点距离,似乎离文明的生活也更近了些。

除了自家的土灶,乡里人红白喜事做饭烧水炖肉炒菜烩汤也要砌土灶。起初,土灶也是黄泥石头砌成的,根据锅的大小砌一个大大的底座,越往上越细,土灶并不完全砌成封闭式,要根据当时的风向以及地理特点确定大厨的站位,靠近大厨这边封闭好,另外一边可以留出一些孔洞,这样才会有足够的空气使柴充分燃烧,同时也省了灶门的麻烦,可以通过那些孔洞把柴火加进去。

自家的土灶也好,红白喜事的土灶也罢,这些土石的家伙总显得粗陋,阴雨天风向怪异时,土灶就会失控倒烟,火苗从灶坑门窜出来,青烟从炕沿缝钻出来,屋子里烟雾弥漫,自家娘们一只脚踏在锅台上,一只脚踩在地上,身子一扭一扭正在擀汤子,被这烟火一熏,立刻泪流满面,用小臂一抹,有时把汤面抹到脸上,有时抹上的是黑黑的柴灰——铁锅土灶熬煮的岁月,烟火红尘中的凡俗生活,有时候笑和泪并不关乎悲喜。

絮懷語

梦蛇(外一章)

□蒋默

昨夜又梦见了蛇。我熟悉的菜花蛇,来自我的故乡,我有些模糊的山野,我儿时的草丛。

我居住的大院是一座古建筑,一个叫岳家祠堂的四合院,后来改为蒋家祠堂。大院后靠一座山梁,山梁上长着四季的庄稼,也长着无数的野草。

我常常梦见野草,特别是草丛的葛藤,密密匝匝遍布我的脑中。我始终走不出那些缠绕的藤蔓。那些在记忆中蠕动的青藤,一根根变成了蛇——四季豆卷曲的触须是蛇的芯子;紫色的蚕豆花是蛇的眼睛。

我看见直立的高粱秆和玉米秆在风中扭动,扭着扭着就变成了蛇。头顶着高粱穗子的蛇,身背着玉米棒子的蛇,向我奔来,长长的旋转的绿叶向我奔来。

攀附在墙壁上的丝瓜藤,瓜叶下纤长的丝瓜,突然抬起头来,张开蛇嘴,啾啾地说着蛇的语言。

我误入了蛇的世界,青青的菜花蛇,在我的故乡,在我儿时的田地。我无法挣脱,我心烦意乱。我呼唤着我的乡亲,我呼唤着我的伙伴,越唤蛇越活跃,好似我呼唤的就是它们。

固执的蛇,追了多远,游了多久,终于到了我的梦里。在这个平静秋天,在这个平静的夜晚,与我纠缠不休。可能远方开始飞雪,呼吸有了寒冷,儿时的菜花蛇,才钻进我温暖的梦中。

接应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着接近你。我告诉缠绕在树干的藤萝,坚持攀援,

虽然缓慢,终究会到达茂密的树冠——绿色的天空。风中,叶子们簌簌地欢呼,迎接从草簇中站立起来的勇士。阳光瀑布似的冲刷掉了茎蔓的艰辛和划痕。

我告诉林中的雀鸟,不必在枝叶间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也不必为某个细节争论不休。雷雨时节,随时有闪电。猎猫手中不是刀枪,就是弹弓。该有的东西不必逃避。没有的东西还得寻觅。唯有出击——飞越,用自己的翅膀向蓝天飞越,世界就会越来越宽广,心境也会越来越宽广。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着接近你。我告诉隐居在水中的鱼儿,顺水徜徉悠闲自在,逆流而行却能激发作为鱼的潜能。江河在季节中涨落潮落,洪荒不可避免,干旱像一阵狂放的思潮占领我们的原野。

是水,都将流走,大海并不遥远。而涛声和纤夫的号子回荡在我们的脉络。

跋山,涉水,穿越忘川和丛林,时空的月色朦胧,好似母亲的注视。我们从童年的梦幻中醒来,又编织一个又一个梦。我们浏览残留的古墓和刻在岩石上的图腾,试图弄清大地最初的设想,却听见山泉轻描淡写的叙述。

一只盘旋的雄鹰,似乎代表了你的心声?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着接近你。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你伟大的国度,是你生长了亿万年也守护了亿万年的森林,在你的枝头,结满红红的果子,长生的果子,欢乐的果子,充满着智慧和哲思。

詩散文



快乐驿站

刘延国 摄

晒坝里的阳光

□庞济韬

屋前,一片石板铺的晒坝。

一座房子,前面没有晒坝,那咋行呢。主要是,碰上好天气,粮食们在哪里晒太阳?人不能老闷在家,粮食也是,闷久了,都要生病。所以,农家没有晒坝,就像屋后没有猪圈、牛圈一样,日子就是不完整的,我家屋子门朝东。开始,太阳出来,晒坝是阴的,过一阵,阳光倾泻在屋瓦朝东的这一面,把屋檐的影子画在地上。阳光进,屋檐的黑影就退,一直退到晒坝里。这时,粮食就上场了。

很多时候,是稻谷在晒太阳。一出来,就占据了晒坝最主要的位置。稻谷黄澄澄的,简直是阳光的颜色。就好像,它们身体里本就藏着阳光,在屋里闷久了,光辉在渐渐黯淡,现在,大范围地平摊在太阳下,深呼吸,借阳光把自己体内的光再次点亮。晒久了,那稻谷又黄又烫,看上去似乎有光芒闪烁,把这闪光的稻谷吃下去,阳光的力量就在人的四肢百骸流动,想想都觉得安逸。

稻谷虽然是主角,却不逞强,晒坝的边角角,它自觉空出来,留给了其他需要阳光的粮食蔬菜。这些配角,一小块一小块地聚在一起,谨守边界,绝不混淆,认真地晒着太阳。有打算腌制的青菜,有红彤彤的辣椒,有从南瓜里掏出来的瓜子,有带叶子的豆子,有摊在簸箕里的淀粉……啥颜色都有,啥模样都有,阳光一视同仁,仔仔细细地烘烤着它们。阳光正盛时,满晒坝黄的黄,绿的绿,红的红,白的白,不要说人,阳光都花了眼,有点迷迷糊糊。

粮食晒太阳时,最讨厌的,是地上的鸡、天上的麻雀。它们是贼,要把粮食偷跑。鸡服人管,我们把鸡吃跑了。麻雀偷

皮厚,又不怎么怕人,猫在屋顶贼贼地看,抽空子就冲下来,我和弟弟拍打竹响把大声吆喝,不理睬,非得要冲过去,才刷地一下,又藏到屋顶去,好烦哪!

粮食聚在一起,阳光又好,于是摆起了龙门阵。只不过,它们个子小,声音也小,听起来细细碎碎,若有若无。有时,很明显的啾一声,那是太激动了,某颗粮食不大喊一声,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它们说些什么,我们小孩子听不懂,但阳光肯定懂。不然,它们不会对阳光敞开心扉。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也懂。他们不时走进阳光,走近粮食,用稿板、用手和它们交谈。谈着谈着,就从粮食里拣出一颗石子,或是一粒瘪谷,扔到晒坝外面去。

后来,阳光困了,那屋檐的黑影半天没怎么动了。粮食们困了,说话声消失了。鸡困了,在屋后的灰堆里扯开翅膀打盹。麻雀困了,飞回竹林午休。老屋在阳光下也困了,在它那大片似乎凝固的阴影中,我们一家都睁不开眼了。

正睡呢,猛然,我家的狗激烈吠叫起来。原来,有个生人过路。狗一叫,什么都醒了。阳光一惊,移动脚步继续赶路。粮食们在阳光中重新打撈话题,说东道西。鸡咯咯大叫,愤愤不平。麻雀一阵喧哗,在竹林里探头探脑。母亲看看阳光的身影,说,该煮饭了。她丢开针线筐做饭去了。弟弟去帮忙擗火。父亲继续编他的撮箕。我呢,虚着眼睛看粮食,心里却有点恼火。

哎,不知趣的狗,你看鸡和麻雀马上就来了!

炊烟土

从一株草说起

(外一首)

□何君华

在内蒙古,站立在黄河岸边的一株草如此幸运

同时拥有黄河和草原的辽阔,一个人该拥有何等宽广的胸襟

能和一株草对坐,我不得不对我自己一直以来的狂傲心生羞愧

站在一株草面前,我并不比它显得更加挺拔

是的,我不能对这遍地的苍苍熟视无睹

在内蒙古,在黄河边
这一株株站立的草击中了我
它们肃穆地站在那里,如果有风
就抱在一起,弯腰,但绝不倒下
每一株草都怀着辽阔的心事
每一株草都如此完整,如此沉默
大地苍苍,它们是一群肝胆相照的兄弟

黄河与草原的交响夜夜入耳
做草尖上的一滴露水如此幸福
扑进阳光的怀抱,蒸发,升入长生天
一滴露水也可以俯瞰整个草原的辽阔

化成雨,化成霜,化成雪
它们还可以再次回到草原,这绿色的故乡

才一位诗人要如何
才能完整地看一眼这浩瀚的辽阔呵

这是多么奢侈的辽阔,多么霸气的辽阔

辽阔的是盖茶茶的敖包,那是爱情的沃土

辽阔的是母亲的毡房,那是炊烟的天下

辽阔的是安代舞,辽阔的是马奶酒,那是

姐妹和兄弟生生不息的江山

辽阔的还有黄河水呵,那是我古铜色的祖先

那是我百花盛开的祖国
我要怎样看尽你,以及你毫无遮挡的辽阔——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奔跑的绿

雨后的科尔沁草原,一匹马静默地凝视满眼的绿

脚下的绿是五千年的绿
宛如头顶的长生天,这醉眼的绿
还要再绿五千年,一个又一个
五千年

绿是浩瀚的绿,一浪高过一浪的绿
是波澜壮阔的绿,嘶吼的绿
马是一匹奔马,当它奋蹄而起
就成了——

奔跑,就成了唯一的方向

一团像火一样燃烧的绿,一团豪放的绿

一团风驰电掣的绿,在金色的清晨
这团绿像祖国一样奔跑了起来

春风得意马蹄疾,当这团绿开始移动
启动、加速、再加速

奔跑,就成了唯一的方向

满江红·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周文彦

悠悠北疆,神驰往,古今景仰。垂青史,金戈映日,铁马纵横。雄鹰振翅邀四海,天骄弯弓慑八荒。旌旗猎,战鼓奏激昂,谁与争?

新中国,立区域;谋发展,铸辉煌!七十载沧桑,天地新颜。塞外草原邀天宠,盛世华诞绽奇彩。领风骚,腾飞图自强,与时俱进。

慶祝自治區成立70周年
主題文學作品徵文